



这应该是社区民警王瑞芳退休前的最后一仗

口述者:王瑞芳(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徐家汇派出所社区民警)
采访记者:周辰

这应该是社区民警王瑞芳退休前的最后一仗。服务居民区时,遇上居民区书记和主任因密接而双双被隔离的困难,他果断站出来,份内份外事一起干,最终将小区安全还给解除隔离的居民区书记。接警110时,他几乎24小时待命,随时回应居民所需,帮助解决问题。有报警人点名要他的联系方式:“我相信我们的社区民警,很多事情他能解决。”

我在南丹南村做社区民警20年,这里的居民都认识我。疫情来了,我就像是在显微镜下干活。大家有困难来找我求助,能帮的我尽力帮,每帮到一个人,就是为社区增加了一份信心。还记得3月5日下午,南丹南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因密接需要居家隔离。一个居委会没有了书记和主任,近乎停摆,直接影响到疫情防控和居民生活。南丹南村是个老旧小区,5000多居民,大部分是老人。因为我兼任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这个担子必须挑起来,那几天也不管是警察的活还是居委会的活了,份内份外事都得干。

一天,居委会干部慌慌张张找到我,“王警官,防护服没有了,怎么办?”我马上按流程上报,和街道负责人说明情况。很快防护服到位,街道相关同志也关照我:有物资短缺及时提出。我十分感动。其间,碰上物资团购等和智能手机“搭界”的事,我也有搞不清的时候。虽然我也老了,但居民眼里,我还是干劲满满,还是靠谱的“小伙子”。

不久,书记和主任结束隔离,我将运行正常的南丹南村交还给他们。而此刻,我自己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新变化。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我所在的徐家汇派出所成立了一支40人的党

员先锋队突击队,长期驻扎在所,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我们打破了原有岗位分配,社区民警不只管着社区,还要负责日常街面巡逻和几个区域的110警情。

比如这些天,我负责街面巡逻,夜里也电话不离身。一天半夜,有居民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很痛苦,自述腹部剧痛。我马上通知小区保安为他放行,并且联系120。后来得知他得了急性盲肠炎,所幸及时得到救治。这件事让我很后怕,自此晚上再也不敢睡得深沉了,凡是有电话必定接起来。

这两天,有一个110警情让我难忘。报警人点名要我的联系方式,想和我说话:“我相信我们的社区民警,如果

有他电话,很多事情就能解决了。”

封控这么长时间,居民还能对我、对公安民警有这样的信任感,我就是做得再累也觉得值得。疫情之下,居民求助心切,我亮出身份,欢迎居民沟通,这也是一种担当。

说来也巧,2002年我从交警转变为社区民警,当时就服务了“非典”封闭小区;2022年,我快退休之前,又投身服务新冠疫情封闭小区。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我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共产党员”这四个字,不分老少。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咬紧牙关,坚守岗位。将来,不论是回想起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或是从警初心,我都问心无愧。

大学进入战时状态

亲历这场疫情,我对其有不少切肤的感受。这次由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在上海等多地散发,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构成了预料不到的冲击。

上海疫情依然复杂严峻,对大学的冲击尤其巨大,数万人高密度聚集在校园,3月初,只有个别上海高校破防,后来,疫情快速扩散,复旦校园也破防,我们也很困惑,复旦防控网络编织得很密,很牢,可谓严防死守,结果校区还是未能守住。这只能说明,疫情的不确定性太大,保持防疫净土太难了。但即便千难万险,我们不能躺平,用尽洪荒之力,与病毒赛跑,跟病毒赛跑。

对于被关在校园里的学生来说,这是人生大考。起先他们还可以在校园里赏景、看书、聊天、唱歌,后来因为封控从严,学生们一直在宿舍里,24小时足不出户,连就餐都是志愿者投喂,如此强度的封控,是学生们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疫情考验大学教育的韧性

这期间,我们担心的是:学生突然遭遇这场疫情,严重冲击了他们沿袭多年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非常时期,考验我们大学教育的韧性。疫情从天而降,是否透支了大学生的抗压能力?经历过这种考验,对学生的成长是有益处的。对学生而言,这是一个考验他们意志和能力的人生课堂。对于大学而言,要趁着这个时期,抓紧给学生“加课”。这场防控阻击战是生动的人生课堂和测试学生急智和知识极限能力的现场教学试验场。

如果说,此前的大学生是在相对宽松、“无菌”的环境里成长的,那么如今这场防控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没有标准答案,师生都得直面充满未知的野外生存现场。这种极限状态,平时我们不希望遇见,既然遭遇,别无选择,必须闯过去。经历了这场考验,对于学生的成长、大学的成熟均有益处。

这场疫情,实际上在给大学“加课”

疫情没让大学停摆,实际上在给大学“加课”,让我对大学教育多一些思考和行动的机会。

首先,跳出常规,走出“茧房”,关注、思考生命和社会中的“大我”,延长责任半径。世纪疫情颠覆了人类社会原有的安防体系,冲击固化多年的社会秩序。病理的未知性、病毒传染性全面冲击了人类社会长期累积的经验、理性和自信。疫情在群体中快速传播,使得本来处于原子状态的个体化情绪在互联网语境下大面积扩散,影响每一易感群体和个体。疫情提前把温室中的大学生推向社会,而且将他们推向社会的某种极限状态。大学需要将责任半径延长,与社会、国家以及人类建立强连接,加固共同体软件系统的安全底座。

再者,反思知识的限度,磨砺求知的能力,给人类社会以更大的确定性。这次疫情考验了人类智慧和能力的极限。技术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但我们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我们试图摆脱对于系统不确定性的“无知之幕”,减少“无知无畏”,减少认知、行动的任性。智能技术虽在努力解决认知和管理复杂性难题,但不能解决信息超载带来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这次疫情让我们深感,我们不应“躺平”,而应有责任,磨砺求知能力,征服更多的未知,扩大已知的版图。

学者张涛甫:疫情让我们走出「茧房」,关注思考生命和社会中的「我」

口述者:张涛甫(上海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兼党委书记)
采访记者:汪荔城

因为疫情封控在家的日子里,张涛甫对于疫情给大学教育、青年学生、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张涛甫看来,疫情考验了大学教育的韧性,也让人们走出「茧房」,关注、思考生命和社会中的「大我」,延长责任半径,还考验了人类智慧和能力的极限。

B站UP主拉宏桑:被几百万人围观当“楼长”是啥感觉

口述者:拉宏桑(B站知名UP主)
采访记者:宣晶

遭奥密克戎毒株围困的上海,B站有266万粉丝的UP主拉宏桑和室友被封控隔离在浦东某小区。因意外喜提“楼长”职务——管全楼的楼组长,还在念大三的她用Vlog记录了这段特殊经历。“楼长日记”短视频发布仅数日,播放量已超过600万。各种滋味在每一帧视频中满溢,引发了各地网友的强烈共鸣。

初,“楼长”最重要且日常的工作就是督促住楼下楼检测核酸。老式的门禁系统时灵时不灵,每回通知事情都要扯着嗓子反复喊好几次。核酸检测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可有些人却拖拖拉拉迟迟不下楼。“大白”那边催,邻居却在推,我夹在当中又气又急,不断拍着门禁对讲机按钮,差点崩溃“破防”。

同很多95后、00后一样,我也有点“社恐症候群”——和熟人在一起时放飞自我,跟长辈在一起会不知所措。以前,我和陌生人说话唯唯诺诺,当“楼长”后说话越来越有底气。头顶着“责任”二字,如果你不能变得更强,就会被压力砸扁。这份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邻居们的认可。第一次发抗原检测试剂,我感觉自己弄得一团糟。但当大伙儿知道有一个20岁出头的学生第一次干这种有时出力不讨好的活,都用温暖的鼓励代替了抱怨。

“住”进楼组微信群,用Vlog舒缓“emo”

封控期间,所有人的生活都缩回住宅楼里,构成了内循环的“小社会”。组织协调居民生活的“楼长”,是抗疫链条中的螺丝钉,如果一人松动就可能引起“掉链子”。

从上岗第一天起,我好像“住”进了楼组微信群。我负责的这栋楼共有168户,有年迈老人,有带着小孩的小家庭,每家每户各种复杂需求都通过微信群向“楼长”反映。微信叮叮咚咚的提示音伴随着每一天的生活,有时深更半夜都会有突发事件需要我来处理。为了跟大家打成一片,我偷偷把网名改成“一生平安”,并把搞笑动物的头像换成了一朵莲花。

渐渐地,我琢磨出了一套“楼长”攻略——把这栋35层的大楼“切割分区”,每五层选出一个“层长”,大家配合一起

工作。这些叔叔阿姨给了我很多帮助,比如大楼需要请专业的“消杀队”,一位叔叔门路广,负责找关系;另一位医生则提供了很多专业意见。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要团结起来。

我出生在深圳,小时候没有太多与左右邻居往来的经验,搬到上海后更是很少跟邻居们交流。这次当楼长,让我体会到多年没有的邻居之间的温暖。在封控前,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自从建了楼组微信群,关系好像一下子就变亲密了。隔离在家不能出门容易滋生负面情绪,但邻里之间的小温暖,却很好地帮我缓解了负面情绪。

在繁忙的“楼长”工作之余,我把记录这段生活的Vlog剪辑成短视频,发布到网上。一方面,我希望以这种轻松搞笑方式,纾解大家这段日子的“emo”(负面情绪的总称,包括颓废、不开心、郁闷、失落等)情绪;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让更多人理解基层工作者的艰难不易。

一不留神成了小区最年轻的“楼干部”

封控初期,社区群通知要选出“楼长”,最开始被提名的都是一些老成持重的大叔大伯大姨,但大家都在推荐。常年在社区群里“潜水”默默观察的我没忍住问了一句:“请问一下当楼长都需要干啥呀?”没想到就这么被热心的群友“捧”上了“车”:“不如就你来当吧。”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大家都忙着照顾老人、辅导孩子上网课,自己时间相对多一点,就试试吧!3月21日,本小区最年轻的“楼组干部”硬着头皮上任了,没想到从此开启了“鸡飞狗跳”的新生活模式。

当“楼长”之前,我唯一的管理经验就是高中时做英语课代表。跟累和烦相比,我更怕自己“做不好事”。起初,“楼长”最重要且日常的工作就是督促住楼下楼检测核酸。老式的门禁系统时灵时不灵,每回通知事情都要扯着嗓子反复喊好几次。核酸检测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可有些人却拖拖拉拉迟迟不下楼。“大白”那边催,邻居却在推,我夹在当中又气又急,不断拍着门禁对讲机按钮,差点崩溃“破防”。

货和人彼此找不到?我来试试!

为什么大家感觉在电商平台“抢菜”越来越难了?从专业角度讲,就是一句话:企业出现了人力、运力不足的问题——货和人,彼此找不到。

我平时研究的领域就是电商,手里恰好有一些企业资源。同时,我担任专家的上海市网购商会属于行业协会,其中也有不少会员企业。我开始想:如果用好这些资源,做好链接,或许可以帮助大家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3月30日,我建立了一份名叫“疫情互助蔬菜大米预定”的互助文档,投放在我所在的几个群里试水。没想到,当天就帮助了三个小区的“团长”团到了63份蔬菜、18袋大米。收到物资后,大家主动晒图说“太及时了”“真的感谢”!这让我心里有了底气。

3月31日,我联系上海市网购商会几位核心成员,一起组建“疫情互助买菜”微信群。我们很快完成分工,我负责提供供应资源,帮助一些生产商农业生产基地对接更多社区,一部分

研究电商的大学老师,800个“团长”的“团长”

口述者:崔丽丽(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讲师副教授)
采访记者:吴金娇

3月31日开始,从事电商研究的上海财经大学教师崔丽丽以专业所学再加上个人积淀的资源、人脉,组建一个名为“疫情互助买菜”的微信群。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她成为800个“团长”的“团长”,帮助了包括浦东、杨浦、静安、青浦、长宁、宝山、虹口的总计148个社区,团购了3万斤蔬菜、近1万斤大米、近3万斤面粉面条、2万斤水果、2000多斤肉和7万多枚鸡蛋……

小伙伴做产品溯源、验证,其余的从各个领域聚拢生活物资缺乏的社区志愿者“团长”(团购组织者)。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组织团购,定了一条原则:只“团”生活必需品,解决居民燃眉之急,不给社区志愿者和保安添乱。因此,最初我们主要“团”蔬菜、大米。后来,陆续有人反映,家里一老一小需要水果、肉类、鸡蛋,我们立刻着手确认新的供货来源,尽力为更多人纾困。

宁可下架,也不愿“团长”感到好心办坏事

刚开始,一切都挺顺利。但随着一

传十,十传百,入群的社区“团长”数量越来越多,互助群拓展到了两个,“团长”人数也突破了800人。作为管理员,我感觉压力更大了。

有一天,真的“爆单”了!4月5日后,我们的订单量急速上升,基地的供货能力受到挑战,订单一度要排到一周后送货——太久了!我很清楚,有些居民家里的储备最多不过两三天。于是,大家立刻召开线上会议,盘新货、找资源,希望能提高工作效率,把不能履约的企业产品全部下架,包括已经成团的订单也要及时取消。

接着,货品质量也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情况,投诉来了。我们对接的企业中,有不少原先是做“大货”的,从事大批量供

货,但缺少分装、分拣的经验,落实到具体的一单一单,可能没有那么仔细。到居民手里,有人发现,“团”来的水果有些已经烂了,有时,鸡蛋也有几颗碎的。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4月7号那天,在我负责的小区里,有四五户邻居晒图,直接告诉我“团长,鸡过了期!”看到消息,我心头一紧,心想“这下完了”,我真的担心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很快,我冷静下来。由于我认识供应商,很快就帮助小区居民解决了临期鸡翅的问题。但更多的“团长”没有这样的直接渠道,他们需要收集问题、反馈到群里,再由我们去对接,中间是有时间差的。作为中间一环,“团长”承担着很大压力。我们招募的“团长”都是志愿者,

完全是一群用爱发电的人。不仅时时刻刻要回大量信息,一旦产品出了问题,几百号人的团购群就会瞬间“炸锅”,有人要求退款,有人要换货,所有问题直接抛给“团长”。虽然也有邻居仗义发言,劝大家“让团长缓口气再说”,但压力可想而知。

同样作为志愿者,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让大家流汗又流泪!现在,我们核心小组每天都要开两场线上会议,白天布置工作,晚上复盘,把不合适的货源全部下架,绝不能让“团长”背锅。我们也更新了收款方式,使用“问卷星”收集订单信息,拉数据给供货商,让供货商入群收款,这样就解决了“团长”自掏腰包垫钱的问题。

最累时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但感觉“值得”!

多日来,每天早上七点,我一睁眼就要立刻拿起手机处理各种群消息。有朋友问我,“你要给学生上网课,又要组织团购,还在社区做志愿者,累不累?”怎么不累呢!最紧张的时候,我一天连轴转14个小时。团队里,有的小伙伴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我依然觉得,这很值得,因为我收获了太多感动。

我所在的城市“生病”了,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但生活在其中的很多人,都心往一处使,各自出力。我们联系的一个蔬菜基地在青浦,为了让新鲜蔬菜快速送达,货车司机真的在全力奔波。有一天晚上,司机赶在凌晨3点把货送到了小区门口。由于夜深,而对接的“团长”年龄较大、已经睡着,司机紧急打电话给我的小伙伴,我们层层接力,赶在凌晨将蔬菜配送完毕,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我们群中一个“团长”在信息行业任职,当他发现有新手“团长”不熟悉业务时,主动发起线上培训,还录屏分享,手把手教“团长”们统计信息、接龙、收款……

发生疫情当然是不幸的,所幸我们身边还有好多温暖的事情,邻里之间更暖了。谁家有困难,只要群里说一声,就有很多人伸以援手。这两天,我的一个学生给我发微信说,从这次志愿服务中,切实认识到了学习电商专业的意义。我很感动,这也是我作为老师最欣慰的事情之一。